



女民警与“皮大王”

NÜMINJINGYU“PIDAWANG”

杜培俊等著

女民警与“皮大王”

杜 培 俊等著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女民警与“皮大王”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64千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145001—207000册 定价：0.57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集的十一篇中、短篇小说，从不同角度描写了社会、工厂、学校、街道、家庭和公安部门关心、帮助一些青少年医治心灵创伤的动人故事。其中，《贼》、《他不是目标》、《穿皮夹克的女孩子》等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摧残、毒害青少年的罪行；《白莲莲》、《挽救》提出了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青少年和家长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失望人的希望》、《赵小松逃跑之后》、《女民警与“皮大王”》、《边缘》、《少年“幽灵”还乡记》等描写了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的生动事迹。这些小说，主题鲜明，生活气息比较浓厚，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目 录

贼·····	莫 夫(1)
白莲莲·····	尤凤伟(11)
他不是目标·····	李汉平(20)
穿皮夹克的女孩子·····	黎 婴(33)
跛脚爷爷·····	陈德铎(51)
边缘·····	陈耀华(61)
少年“幽灵”还乡记·····	曾 安(81)
挽救·····	大 卫(102)
女民警与“皮大王”·····	杜培俊(121)
赵小松逃跑之后·····	王亚平(142)
失望人的希望·····	陈健秋(169)

贼

莫 夫

十四岁的初中生郭小明有个不敢告人的想法，说出来也许荒唐——想当文学家。也许年龄的增长会证实——这不过是一种少年的幻想罢了。但是，既然有些懂得大道理的大人对金钱和权力也有着不可告人的梦幻和暗中的追求，那么，还远远不懂得人生的孩子，有了这种理想又有什么不对的呢？

这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五年。

幻想往往会激起无限的激情。郭小明对文艺书籍有饿汉思食般的追求。在这种欲望驱使下，他看完了学校图书馆现有的全部文艺书籍。显然，“标准定量”远远不能满足他的胃囊。这一来，他就得打“野食”了。无论什么书，只要搞到手他就看。除此，他还常常偷看爸爸妈妈私下传阅的一种手抄本——民间作家的文艺作品。要知道，那是爸爸妈妈所不允许的。

现在郭小明又搞到一本书：农村版的《创业史》第一部上卷。怪事！“定量”之外的东西和“定量”之内的东西味道总是不一样。天真无邪的郭小明被这本书弄糊涂了——可也被它吸引住了。

《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不是个英雄吗？可他为什么老是受打击，受挫折而不能胜利呢？梁生宝的爸爸——老贫农还不许儿子加入共产党！更怪的是：地主、富农还干活，这怎么行！农村姑娘徐改霞明明心里喜欢梁生宝，可又为什么不肯说呢？真叫怪！从四年级就和女孩子断绝了来往的“正人君子”——郭小明，从何处知道女孩子那微妙心理呢？……神秘的社会生活的大门，微微地露了一条缝儿。

“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顶用。”这是有些封建迷信老人在搞不清楚的事情面前，解围的唯一办法。可是郭小明却决不肯放弃对他所弄不懂的问题的思考。可能，这就是区别大人和孩子的标准之一吧。

为了知道进了终南山的梁生宝的将来，郭小明走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的图书馆——学校的，爸爸厂里的，妈妈医院的，还有市文化宫的……可是哪个图书馆的查书卡片里，都没有他所要的书：《创业史》。无论是上卷或下卷……

他完全处在人类所独有的一种饥饿——精神饥饿的折磨下了。饥肠咕咕，痛苦非凡。一个乞丐，在挨家挨户的乞讨未得到一口食的时候，却仍然不肯放弃生存的希望，那么，生理的本能，会逼迫他干出什么事呢？

郭小明还未到那一步。他托了他的同学，也是朋友——李铁蛋，去问书的主人——铁蛋下乡的姐姐是否还有下卷。

二

李铁蛋不是那种爱想入非非的孩子。他的家，他父亲一句话概括：“人口众多，一穷二白”。姊妹六个，铁蛋老三。是

由于工作和家务的繁重，还是儿女的过多，或是文化生活的贫乏，总之作搬运工的父亲把教育孩子的义务，全给了学校，他从不过问，铁蛋虽然上学但不读书，他的班主任在百般的努力失败之后，家访了铁蛋的父母。倔强的老搬运工，用他独特的方式——“皮带炖肉”，配合着作了一番教育。然而，一切还是无效。老搬运工终于向命运低下满是青筋的直脖。于是决定：儿子初中毕业下乡，高中不上了。

下乡！自从明确了自己将来的职业和社会上的位置，铁蛋就努力按大人的生活方式，脚踏实地去生活了。他会抽烟。爸爸不是抽烟喝酒吗？抽烟能交朋友嘛！“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是拳师的话，千真万确的真理！铁蛋还会打拳。大人要有点本领才能在社会上立脚。铁蛋如果不会打拳，那打起架来不是和郭小明一样叫人欺负吗？……坐在教室里他真象囚犯坐在审讯室，一直是惶惶不安。直观的社会经验告诉他：老师讲的下乡有啥用，根本不用去考虑它。最近，他考虑的是：得弄条小狗。明年下乡，没有一条狗，门叫谁看呢？

……

“铁蛋，铁蛋！”郭小明急切地闯进铁蛋家，因未见一人，转身朝门外喊了几声。

“明明，我在这……”他从床底下一面往外爬，一面应声。

盯着钢丝刷一般的头发上挂满了蜘蛛网的铁蛋，明明吃了一惊。

“你这是……”

把手里的一只破鞋扔在床头下面的一堆破布上，拍了拍手，铁蛋这才扬起头来。

“想卖点破烂。明明，你干啥？”

“我要的那本书，向你姐姐要了吗？”

“噢。”铁蛋精神松弛了。低下头估量着那一堆破烂的大概重量。作大人最大的难处，是经济的枯竭呀！“星期天我去给姐姐送菜，问了。她说没有。她的那本《创业史》是学校图书馆的。那年封书库时，她偷偷拿了一本，只有上卷，没有下卷。”

听了这话，明明顿时全身都凉了，一句话也说不出。

“哎，对了。我姐姐说，《创业史》一般图书馆都有。我想，要是有人准能借出来。”到底是人大了，才有些社会经验。

“真的？”明明深思了一会，转忧为喜。接着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那本《创业史》第一部的上卷，口气格外亲热地说：

“铁蛋，把这本书给我吧？”

那本书，本是铁蛋从姐姐那偷偷的拿来与别人换烟的。没想到对方嫌书不好，不要。换不成东西的书，要它有什么用。擦屁股纸铁蛋还是不缺的。

“你拿去！”铁蛋毫不思索。

三

第二天的课间操，郭小明拉上李铁蛋就往学校图书馆跑。他有说不来的高兴和快乐。图书馆的张老师常去他们家，是爸爸的熟人。何况，他常去图书馆，与那里的人极熟。

那几年常去图书馆的人有几个嘛？再说，平常在图书馆他就抢着帮忙扫个地呀，打个水。为啥？还不是为借书方便！这次他可再用不着查卡片了，查也没用。直接朝张老师要，准能借出来。真没想到，费了那么大的劲没找到的书，得来却又这么容易。

“给，铁蛋。”路上郭小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几根香烟。他自己剥了个糖块，塞到嘴里。过去，他常把自己的糖分给铁蛋，铁蛋不吃。是的，大人是不吃糖的。摸透了朋友的心理，郭小明才拿了爸爸几棵烟。

铁蛋迅速地接过烟卷。拿出一根手里一转。“大前门”！一惊又一喜。赶忙从书包里的书上撕下一张纸，小心翼翼地包起来。要是把它送给拳师，岂不是又可多学几下绝招吗？

一进图书馆，郭小明就急急忙忙地朝借书的桌旁走。李铁蛋却步履缓慢，挺胸凸肚，手交背着，昂着头，俨然象个将军视察他刚接管的防地工事。实在话，李铁蛋这是第一次来。

到底是相识！图书管理员老远就打了招呼，转身抱出了一摞崭新的、装璜十分漂亮的书。他热情地介绍：“明明，看这本《红灯记》，看这本《沙家浜》，看这本《智取威虎山》……”他明明知道这些书郭小明都看过，可他还是往外拿。态度真好。一伸胳膊，明明就把那些书挡到一边，接着悄声说：“张老师，我借《创业史》，要下卷。”

“什么？”老图书管理员一惊。抱出来的书，没人借，这在他习以为常。可是明目张胆地要借“禁书”？

他扶了扶滑在鼻翼上的高度近视镜，不知说什么好。嗨！最好还是不说！习惯又使他抱起另一摞有棱有角、新崭

崭的书。如果你再挡回，他会抱第三摞，第四摞……对工作他就是这么认真，热情，不厌其烦。好象人们空手从这里出去，是管理员的失职，叫他心里难受。

“张老师，除了《创业史》我什么都不借。”郭小明急不可待地指了指书库问：“那里没有吗？”

为人师表，撒谎显然就是犯罪！

“有。”管理员低沉地说。

“有！？”郭小明高兴地一蹦。“借我看看。”

“不行！”管理员语气斩钉截铁。没有这一下这几年就干不了这一行！

真好似一桶冷水从头浇下，郭小明顿时冷了半截。“我只借两天，两天就还。好不好？”声调颤抖地哀求。

管理员眼角的余光瞟了一下，马上又目视天花板，有气无力地说：“不行啊！……”传说早年他信过基督教。可能，过去他的言行，对得起上帝（虽说上帝从未给他过幸福）；那么，管理员现在的言行，可真是千真万确地对得起上级和领导。“你怎么看那样的书？那是本禁书。”他在为自己解难。

“为啥要禁？”郭小明由喜变怒，据理力争。

“唉，谁知道……”管理员有气无力地说。“小明，再不要吵了，你老师知道了……”

“你告去，告去！……”郭小明赌气跑出了图书馆。靠在离图书馆二三十公尺的乒乓球台上，他这才让眼眶里的泪花滚了出来。

“怎了？明明？”那位“将军”——李铁蛋慌了神。

“告去，告去，喝尿去！真他妈的老糊涂……”

四

几天后的又一个课间操。一下课铁蛋拉起小明就跑。那神色是神秘的，但又有说不出的快乐。

郭小明莫名其妙地跟着跑。

他们又来到图书馆。在书库的一个三扇开的大窗户跟前，李铁蛋机警地左右看看。远远的操场上回荡着体操的口令，左右连人影也没有。铁蛋用手去抠一扇关得严严的窗口，抠不开，随手拿出一把匕首，将刀尖伸进两个窗叶之间，猛地一拉，“卡拉”一声，奇迹！这是一个关得紧，但没有插插销的窗子。两个中学生的脸煞的一下白了，只感到心在咚咚地跳。两人对眼一望，迅速推上了窗叶，拉上手就跑，直跑到一个人也没有的桃林，李铁蛋这才把秘密公开了。

昨天李铁蛋吃过晚饭感到身上凉嗖嗖的，这时他才想起，他的上衣忘在学校图书馆房头的那一长排乒乓球台的下面。他跑着回学校拿衣服。当他钻在乒乓球台下取了衣服刚要站起来时，突然，从图书馆那边传来“扑通”的一声。抬头一看，吓一跳。一个人从书库的大窗户里跳出来，抱起窗台上一大卷花花绿绿的东西，随手又推上了窗户。左右一看，一脚高，一脚低好象路不平似地走了。铁蛋赶紧往台下缩了缩身子，连气也不敢出。天虽然黑了，但从身影和走路姿势上，李铁蛋坚定地断定：这个人是进驻学校的民兵小分队的一个队员。

孩子有惊人的模仿力。

“明明，今晚咱们也从窗户进去，找你要的那本书。”其实，他也想拿几本能换东西的书。

“跳窗户？……”郭小明一下子紧张起来。

“怎么？”李铁蛋不满和轻蔑地撇了撇嘴。“民兵小分队的人不是也跳窗户了！谁叫那个老张头有书不借。其实拿几本书算啥！谁给我说过来？……偷书不算贼……干什么，都得胆大，看把你吓的……”

铁蛋有生以来第一次用长篇大论，阐述他的处世法则。这些话象个撬杠，一下一下撬着郭小明沉重的犹豫的心房。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本心爱的《创业史》上卷，心不在焉地翻着翻着。眼花了，心乱了。多少天一闭上眼，他就好象看见《创业史》的下卷借到了。突然，书上一个鲜红的公章跳入眼里。一个念头油然而生：书是人民的书，我是人民的儿子，为什么不能看？再说，读书人盗书不是偷呀！这句话好象是在鲁迅的书上见过，似懂非懂。不过他总是以读书人自居的。

五

“扑通”一下，郭小明和李铁蛋被推到一间燃着五百支光的、叫人睁不开眼的房子里。

“队长，我抓了两个贼！”一个瘸子兴冲冲地喊。

大腿压二腿，躺在椅子上的队长闻声呼地一下跳起来，手里的一本旧画报——《苏联妇女》滑在脚下。

“哪抓的？”口气十分紧张、严厉。

“书库。这俩货翻窗子偷书。”当看到两个“贼”张了张

嘴想说什么，他马上站稳了一条长一条短的双腿，用足了劲一人给了一巴掌。“妈的，还不老实！……”

“好！好！”队长兴奋地磨拳擦掌，两个眼球急速地转着。他并不追问案子的来龙去脉。不，他不需要这个。正象一个猎人打量他的捕获物的价值一样，他也在计算着他的这两个猎物的社会价值。

“妈的，没说的。关到隔离室。明天处理。”

于是他们被关进一间站又站不起，躺又躺不直，狭窄的象个小棺材似的“房子”里。显然，那是专门给“贼”住的。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郭小明把脸左右轮流地贴在又湿又冷的墙壁上。这就使火辣辣的脸感到轻快了许多。

“哼，将来一定要当个文学家，叫他们看看我是不是贼！”他还是没忘，他那一切行为的目标。可是怎么从这出去呢？只有等爸爸妈妈来找。爸爸妈妈，嗨，怎么向他们解释呢？见了他们脸往哪放呀！这个时候他才感到万分的后悔。

“明明，明明，怎么不说话？害怕了？”李铁蛋摇了摇郭小明。不见回答。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火柴盒，摸摸索索地又拿出半截八分钱就能买二十根的“羊群”牌烟头。擦了火，点着。“明明，给，抽一口。”对方还是不吭声。这一下李铁蛋才感到问题的严重了。想爸爸妈妈吗？笑话！你看大人眼里哪个还有爸爸妈妈！就是爸爸来了又怎样？还不是“皮带炖肉”。你尝过搬运工的手劲吗？唉，不知那条刚弄来的小狗——“黑子”怎么样了？妈的，都怪在书库里碰上的民兵小分队队员。他拿画报就不算偷？啥东西！抽了最后一口烟，他忽然精神一振，无师自通地唱道：

“临行抽妈一口烟，浑身是胆，雄赳赳……”

六

第二天中午，一放学，两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的中学生一前一后，也随着放学的孩子走着。后面跟着持枪的、神气的、在工厂里不干活而干了这个差事的民兵小分队的队长。

“黑子”，可怜的家伙呜咽着跟在主人的脚前脚后。

在家属院的大道上挤满了大人和孩子。

“贼娃子！贼娃子！……”围观的孩子们雀跃着欢叫，一面还把唾液射向两个垂头丧气的“贼”。

李铁蛋不时地用双手偷偷地抬一抬压在脖子上把脖子弄得酸疼酸疼的大牌子。为了不叫唾液吐到身上，他常常瞪起一双冷漠仇恨的大眼。

“造孽呀！真造孽呀！你看！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在怜惜而感慨地说。

比牌子还沉重的东西——羞耻，压得郭小明从不敢抬头。他脸色煞白，象受了枪伤失血过多的伤兵。他多想爸爸和妈妈呀！可是，为什么到了家门口还不见他们呢？是不是儿子做了贼，他们怕人笑话？——爸爸和妈妈可是极要面子的人。

家门口走过了。爸爸妈妈还是没有见。明明彻底绝望了。一夜未睡觉，一上午没吃饭，他象刚翻过单杠一样，眼里直冒金花。两旁的大人孩子的叫声，是责骂，是嘲笑，他什么也听不清了，耳边只是一片嗡嗡之声。他支持不住了，身子东倒西歪，突然一下摔倒在水泥马路上。嘴角吐着白沫，全身痉挛着，象是犯了羊痫疯，口里还喃喃着：

“救救我呀，爸爸！救救我呀，妈妈！……”

白 莲 莲

尤 凤 伟

清晨，我和女儿秀华沿着海滨马路快步走着。秀华是海滨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这次被学校推荐参加市中学生夏令营。自从昨天得到通知，她连夜准备行装，高兴得不得了。今早，又要我陪她到学校集中点去。女儿的心情我很理解，要知道，我象她这么大的时候，还是市夏令营的小号手呢。

夏天的海滨美极了。挺秀苍郁的青松在晨风中向大海招手；茫茫无际的大海在霞光里闪烁。一路上，秀华象一只快活的小鸟在我身边跳来跳去，小嘴唧唧喳喳说个没完。她告诉我，这次举办夏令营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回，名额有限。因此，学校团委决定，只让在上学期被评为三好学生的同学参加。听了这话，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问秀华：

“白莲莲同学也参加了吧？”

“不，”女儿回答，“没有她，三好学生里面只有她没批准。”

“那为什么？”

“因为她身上有污点。”

“污点？”我惊讶得几乎停住脚，“她有什么污点？”

女儿摇摇头：“不清楚。听说是最近才发现的，团委齐娟

老师说，要是发现得早，怕上学期的三好也评不上了。”

啊，白莲莲——污点，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不久前才认识白莲莲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一个非常诚实可爱的小姑娘哩……

那是往前数第二个星期天，我一人在派出所值班。天近中午，值班室门被轻轻推开，只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站在门外。小姑娘长得很俊秀，圆脸蛋、大眼睛，穿着白衬衫、淡绿裙。

“进来呀，小同学。”我向她招招手。她朝我一笑，轻轻走进室内。

“有事吗？”我问。

“叔叔，我捡到一个钱包。”说着，两只手托着一个红色塑料钱包，交到我面前。

“噢，你是在哪儿捡到的？”

“在公园的长椅上，是海滨公园。”

“好哇，小同学，你这种拾金不昧的好思想应该受到表扬，我代表失主向你致谢。”我精神振奋地站起身来，亲昵地拍拍她的肩膀。“等一下，登个记。”我便走进内室，从墙上取下“拾物登记簿”来。可是当我返回值班室时，却发现小姑娘已无影无踪。

“小丫头，做无名英雄哩。”我在桌前坐下，打开钱包，试图从失物中查找失主线索。

钱包内物品并不复杂，有五元票面的人民币一张。一斤票面的粮票六张。最让人兴奋的是，还有个足以证明失主身分的公费医疗证，上面写着：赵丽芳，女，三十一岁，市商